



圖一 北宋 定窯 白瓷嬰兒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北宋 定窯 白瓷嬰兒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龍泉務窯嬰戲立件殘片
引自《天一藏中國古陶瓷標本集珍》

《古今中外陶瓷彙編》首先提示定窯的位置，至小山富士夫於一九四一年親自踏訪窯址進行調查並公布成果以來，在這近八十年間，定窯瓷器的器形、胎釉特徵、裝飾紋樣以及燒成方法等定窯中心區域作品的面貌已逐漸為人所知曉：定窯燒製的作品以白瓷為主，釉質細潤光滑，釉色白中帶微黃，裝飾技法有淺劃、深刻、印花等。而生產製作類似風格作品的同時代瓷窯及後代仿作則形成龐大的定窯系作品群，有些作品要斷然判斷其生產地仍十分困難。如一件龍泉務窯嬰戲立件殘片（圖四）的整體作風就與定窯嬰兒枕有類似之處，遺憾的是窯

定窯不同的裝飾技巧，長衣下擺的朵花、背心的球形紋以及榻座上雲螭紋是以模印而成，後背的纏枝牡丹則以斜刀刻劃裝飾，印花層次分明，刻花線條流暢，二者搭配渾然天成。

院藏這件白瓷嬰兒枕依胎釉特徵可視為定窯作品。定窯是宋代北方著名窯場，窯址以現今河北曲陽縣為中心，因其地古名定州，所以稱之為「定窯」。自葉麟趾於一九三四年

北宋定窯白瓷嬰兒枕

北宋定窯白瓷嬰兒枕，一直以來都是陶瓷器陳列室中極受歡迎的明星展件。這件白瓷枕作嬰孩造型，嬰兒側臉俯臥於榻上，背部即為頭枕之處，設計甚具巧思。同時，器身運用定窯高超的成形和裝飾技術，神形兼備，俏皮可愛中顯露富貴氣息。依公開發表的資料，類似的嬰兒枕全世界目前所知僅有三件，本件的釉色之美及裝飾之精為其中之最，枕頭的底部並刻有清代乾隆皇帝御題一首，流傳有序，稱其為國之瑰寶可說實至名歸。

這件嬰兒枕的釉色牙白溫潤，頭部與身體分別左右模接後，並將身、首接合，再剔刻面容。仔細觀察，這位曲肱拳股，伏臥榻上的男嬰頭部略微上揚，天庭飽滿，雙眼圓睜面露好奇之色，鼻梁挺直，口齒微張，雙耳肥潤，洋溢著天真爛漫的神情（圖

一）。他的雙臂交疊抱擁墊於頭部右側之下，右手執絲條瓔珞繡球，繡球前後綁有繩結，其上滿佈花紋，精巧可愛。從後面的角度觀之，男嬰的臀部微噉，兩隻小腿向後翹起，彎曲交疊，狀極悠閒（圖二）。這樣的姿勢使得後背自然形成一個平緩圓弧的

曲線，便於躺臥。男童身上穿著長衫長褲，外罩錦緞背心，長袍下裳印有圓形朵花，背心襟際印上球形繡紋。另外，在後背處刻劃以纏枝牡丹（圖三），衣袖長褲則平素沒有紋飾。他所躺臥的榻子帶有壺門底座，其上以螭龍和雲紋為飾。整件作品充分發揮



圖二 北宋 定窯 白瓷嬰兒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黃蘭茵

的白瓷嬰兒枕釉色瑩白，裝飾精美，不同的是他外單的錦緞背心前襟並無球形錦紋，後背也無刻畫纏枝牡丹，整體以溫潤素淨見長（圖六）。

本次主角的這件嬰兒枕也是同類型作品中唯一在器物本身帶有御製詩文題刻者。翻到底部來看，可以發現底部露胎無釉，並刻有乾隆癸巳（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閏三月的題詩一首：「北宋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錦綉圍處妥，繡榻卧還牢。彼此同一夢，蝶莊且自豪，警眠常送響，底用擲籤勞。」並有「會心不遠」、「德充符」二鈐印（圖七）。

乾隆皇帝在他的觀後心得中，不僅鑑別時代，賞析特色，說明功能，最後二句，還帶著帝王對自我深切的期許。可能因為嬰兒枕搖晃時，器內的泥丸會輕擊內壁叮叮作響，乾隆皇帝在最後二句用了吳越國武肅王錢鏐在軍伍中，用圓木作枕，一熟睡圓木就會滾動歪斜讓人警醒以及魏晉南北朝時陳武帝曾於夜晚睡覺之時命人投銅籤於階石之上，發出聲響提醒自己不

要熟睡的二個典故，將娃娃枕比擬為如前代君主使用的警枕，期勉自己兢兢翼翼，勤乎兆庶，珍惜光陰，不得荒寧。

這首詩作同時也收入《御製詩集》四集卷十三，題名為《詠定窯睡孩兒枕》。近年來，學界對於乾隆時期各類刻有御製詩文物的相關研究已經累積一定的成果。根據學者研究，精力旺盛的乾隆皇帝共有四萬餘首詩文存世，在這些包羅萬象的作品中，有近兩百首的歌詠對象是歷代陶瓷器，其中關於陶瓷枕的有二十一首。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在這二十一首詠瓷枕詩中，有十三首歌詠的對象是定窯瓷枕，其中除了最早的二首描述的對象是一件八角枕（《定窯瓷枕》），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及一件方枕（《定窯磁枕》），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之外，其餘十一首描述的對象均為定窯娃娃枕。尤其在乾隆三十七年到乾隆四十一年

的五年之間，更密集寫了十首詩來吟詠定窯娃娃枕。

為什麼乾隆皇帝在這幾年之內突然詩興大發接連為定窯娃娃枕寫下心

得？最顯而易見的理由可以歸因於在乾隆三十六年到乾隆四十一年間，經由自己的蒐集和臣子的進送，乾隆皇帝在短期之內獲得了十一件定窯娃娃枕。這些稱為《定窯娃娃涼枕》、《土定娃娃》、《定窯娃娃》的嬌客入宮之後，乾隆皇帝對其十分寶愛，不但命人為其配木座、置錦墊，有的還為其題刻詩文。以配木座來說，乾隆皇帝對於木座的材質和樣式都有所要求：木座的材質均為紫檀木，座子的樣子也是經過造樣呈進核可後才依樣製作的。其中，除了乾隆三十六年第一件進宮的一件定窯娃娃涼枕配



圖五 北宋 定窯系 白瓷嬰兒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北宋 定窯 白瓷嬰兒枕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北宋 定窯系 白瓷嬰兒枕底部御製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址挖掘報告中沒有看到相同的作品，但對於這一類作品生產地的考察或可將其置於更大的地理脈絡來思考。

故宮所藏的嬰兒枕依造型姿態可以大致分為二種類型：第一種類型除了上述這件人人稱讚的大明星外，院內還藏有另一件定窯娃娃瓷枕（圖五）。這件嬰兒枕同樣方頭大耳，身穿華服，手執繡球，橫臥錦榻之上。

不同的是，瓷枕的尺寸稍小、胎質較為粗糙，釉面開裂較多，釉色也偏黃，同時，紋飾以模印為主，僅於座上搭配簡單刻劃。衣著上印有纏枝和折枝花卉紋，側身而臥的壺門底座上也僅以雲紋不以螭龍紋為飾，整體裝飾較為規整簡單，但是童稚純真氣息不減；而傳世另一件造型相同的嬰兒枕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



圖九 紫檀木羅漢床器座 乾隆御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器座內側于敏中楷書詩一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元 彭窯 白瓷嬰兒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瓷娃娃置於紫檀做及宋錦墊之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造辦處檔案》的紀錄觀之，在這十一件紀錄有案的娃娃枕中，有五件曾於御覽之後送至茂勤殿刻字或刻詩。除了如本件定窯嬰兒枕直接將御製詩題刻於器底之外，有的作品則是將詩文題刻於器座之上。

很可惜本件定窯白瓷嬰兒枕的木座及錦墊並未留存。不過由院藏第二種造型的一件白瓷娃娃枕上，卻可推想木座及錦墊的樣式，以及君臣詩

的一群大臣也曾同時在《西清古鑑》中的〈宋宣和梁苑雕龍硯〉和〈宋蘇軾從星硯〉上留下吟詠之詞，詞臣群與作品間的聯繫值得來日進一步的觀察。

而這種將作品配木座、搭錦墊，並由皇帝及群臣題詠的詩詞環繞的典藏方式，可能有助於我們推想這一類娃娃枕於清宮內的功能。誠然，娃娃枕於宋代時可能帶有宜男枕的意涵。如北宋淳熙二年進士陳造的詩

文同時題刻於器座的情形。這一件娃娃曲肘屈膝臥伏於地，雙手交疊於胸前，頭部朝向右撇，背部披有荷葉，右側腰腹處並垂飾有一朵蓮華。全器滿施白釉，只在雙肘與雙膝著地處有四處漏胎痕跡（圖八）。娃娃枕的器座正面，刻有乾隆丙申（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隸書御題一首：「白

定宋猶嫌有芒，於今火氣久消亡，故宜入品稱珍玩，便以擒吟著句償。荷

文集《江湖長翁文集》中，有〈題龔養正孩兒枕屏二首〉，詩中正是藉由孩兒枕屏抒發對於優秀子孫光耀門楣的冀望，嬰兒枕在當時或也承載相同的期許。但在清代宮廷中，除了上述意涵，它的作用之一可能是帶著皇帝自我期許的宮中陳設。乾隆三十九年呈進宮中的一件定磁娃娃涼枕，在完配紫檀座搭宋錦墊的工作之後，皇帝將其「傳旨著在新做養性殿玻璃格內換擺」，清楚點出其作為陳設品擺設的性質。而在乾隆三十八年的〈定窯瓷枕〉一詩中，乾隆皇帝也提到欲將娃娃枕「藉因望古置座邊」。皇帝藉由瓷枕所思之古究竟為何呢？除了

葉不離身作被，檀材新與臥為床，曲肱卻復待人枕，樂在其中意豈忘。」（圖九）這首〈詠定窯娃娃枕〉中描述「檀材新與臥為床」，說的正是白瓷娃娃曲肘伏臥在紫檀木羅漢床木座上的情景（圖十）。

除了正面刻有皇帝的御製詩，在紫檀木羅漢床的內外四周還刻有于敏中、梁國治、董誥、沈初、金士松、陳孝泳共六位大臣的楷書應和吟詠之詞（圖十一）。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曾送進的二件定磁娃娃，紀錄中即曾傳旨將其中一件的「紫檀木羅漢床上中間背板轉過安設，將素面向裡，週圍起線堂內刻詩。」雖然我們無法因為這一條記錄就驟然將本件作品斷為造辦處檔案中的同伴娃娃枕，但由現存的作品，還是可以看到娃娃枕在清宮中被典藏、記錄的一個方式和面相。另外，前述的于敏中不是別人，在這十一件白瓷娃娃枕中，即有二件是由其分別於乾隆三十九年和四十年時呈進的。有意思的是，于敏中等六位大臣曾是一同編纂《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的編輯群，同樣

前輩學者提出的居安思危、夢回治世的含意外，在同一首詩中，乾隆皇帝提到「武丁遙企能夢賢」，而在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的另一首〈詠定窯瓷枕〉詩中，他又說：「如因成吉夢，良弼定何人」，可見他所企求追慕的是賢臣，並希望藉由得到治國之能臣，達到國家的長治久安。此一理想，或許是皇帝見到娃娃枕時時常縈繞心頭的一個想法吧。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動員》〈北宋定窯白瓷嬰兒枕〉展品說明。內務府造辦處檔案資料承蒙余佩瑾研究員指示，特此申謝。

參考書目

1. 根津美術館編，《定窯白磁》（東京：根津美術館，一九八三）。
2. 小山富士夫，〈定窯々址の発見について〉，《小山富士夫著作集（上）中國の陶磁》（東京：朝日新聞社，一九七七）。
3. 中國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中國陶瓷全集九·定窯》（京都：株式會社美乃美，一九八一）。
4. 國立故宮博物院，《定窯白瓷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七）。
5. 李有臣，《天一閣中國古陶瓷標本集珍》（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
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北京龍泉務窯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一）。
7. 謝明良，〈乾隆陶瓷的鑑賞觀〉，《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卷第一期，頁一一—二八。
8. 余佩瑾，〈從御製詩看乾隆皇帝典藏的汝窯〉，《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八卷第三期，頁六一—一〇八。
9. 清高宗撰，《清高宗御製詩文集》景印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八）。
10. 鐵源、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二〇〇八）。
11.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